





宋文文山先生全集

宋廬陵

文天

祥

文

山

父

著

明武林後學鍾

越異度父評閱

兄

鍾天均小天父

參閱

鍾天墀雲桓父

弟鍾 超上士父 較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







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為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

公亦稱架閣不名

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亦有宜中當國而可並興永亦在靈武哉

###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



李郭處此當自裕如

呂師孟賈餘慶罪不容死

請前後序知公從容就義甚難也忠臣視此身實國命所係頃刻尚存將欲興復不效慷慨者流徒以一死謝擔純忠心事是猶如此

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死不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楊子江。入蘓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七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



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  
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  
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  
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  
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  
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  
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  
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  
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  
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  
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  
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  
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渡瓜洲。  
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楊州。高郵。泰州。通州。  
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  
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  
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  
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  
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  
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子師。

設種種自  
問心情以  
敘忠志



直割忠悃  
寧甘瓦全  
正是公所  
懷初心

以為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  
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  
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  
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  
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  
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  
指南錄。

卷之一

赴闕

氣懷節烈  
其說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鞵。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役  
役慙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為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  
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具看初心  
是大蠢問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  
月夜推枕。春風晝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  
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為尼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  
卒自蹈。殊不可曉也。



讀之心目  
悲爽俱集

長安不可詣。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  
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鐵錯

貔貅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  
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太烈。北愈疑憚。不得歸關。將校官屬。日有  
叛去。世道可歎。

悠悠天地濶。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涕。白雲空斷魂。蘇  
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  
仲連本志為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  
玉勒雕鞍南土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  
明月一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着。故人血淚向天流。  
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

予歷閱諸  
公傳書法

天類杜工  
部宋詩不  
易有此



皆謬故妄  
綜一傳以  
傳公忠貞  
報國于萬  
世至如元  
兵稱虜伯  
顏稱酋長  
之類雖予  
創議實不  
悖公指南  
錄書法也  
讀此紀事  
則知向來  
作傳之謬

公意猶可  
以口舌動

公際此蹇  
惟有以口  
舌當干戈  
存宗社耳

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太皇以予為相予  
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  
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  
欲以為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為解說謂  
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  
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  
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  
城紆急之策惟有款北以為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  
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  
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

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為之辭屈  
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為丈夫是晚諸酋議良  
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  
維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  
哉

三官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  
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瀕危專對出  
北風滿野負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



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色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為誰。豺狼尚畏忠臣在。

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墮疾藜。羝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袁盎。

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

豈無曹翰守幽州。

壯烈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曾得到簾前。今程鵬

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却與丞相商量大事。

畢歸闕。既而失信。予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不復顧。

死。譯者再四失辭。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羣

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喑喑。

嗟嘆稱男子心。

狼心那顧軟銅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分身為齏粉碎。

虜中方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闕。詬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

要死

百萬貔貅在舌端



首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赴平江。入疏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隳家聲。今合族為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旁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為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侄汝叔侄能殺我。我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峻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峻都閑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不拚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日本為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虎頭牌子織金裳。北面三年蟻夢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梟獍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在周孔子  
筆在宋文  
公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  
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為虜。太

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峻都。峻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

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惓惓於本朝。頗輸情

馬。作詩見贈。內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

大皇明。京師為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為高麗地方數

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

今傳國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

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之辭。

愧死奸邪

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

可恨可涕

便把君王作路人。

信雲父好為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

宮詞數章。比興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

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

花有再開時。言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

雲父居近闕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

超悟如此。

肯從悟室課兒書。嚙雪風流却減渠。我愛信陵冠帶意。



任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比入京城。賈餘慶迎逢賣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劄。惟樞密則堂家先生。鉉翁於省劄上。不肯押號。吳丞相堅號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甌金。藝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搔首庭中號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

思蒲塘

陳

揚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方輿

始興溪子下江淮。曾爲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峻都



峻都爲予言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爲  
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  
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  
次第國亡與亡四箇字休道予哭而拒之峻都常恐  
予之伏死節也

扶桑紅日  
上得再見  
天日也讀  
之慘然

虎牌氈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  
江南匹士死猶榮

### 二王

峻都忙右反一日問度宗幾子荅曰三子問皇帝是  
第幾子荅曰第三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二子封王乎

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  
去何處曰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旣  
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爲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  
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爲人臣若待皇帝  
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爲之愕胎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晉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真隆準  
虜運從來無百年

### 氣槩

峻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衛問予  
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

天經濟處



虜只畏我  
公氣槩

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槩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厮打。亦未見輸贏。唆都大笑。氣槩如虹。俺得知。留吳那肯。豎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語。正恐南人作淺窺。

使北

北兵入城。既劫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逼天子拜表獻土。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叅政家鉉翁。同知劉昂。五人奉表北庭。號祈請使。賈幸國難。自詭北人氣燄。不可向邇。謝無識附和。吳老儒畏怯。不能爭。劉狎邪小人。方乘時取美官。揚

五人斷案  
直是春秋

必欲表出

揚自得。惟家公非願從者。猶以為趙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為國家有一綫。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予與吳丞相俱。中書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為。蓋驅逐之使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逼脇。毘勉就船。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為偷生。及見吳丞相家叅政。吳殊無狗國之意。家則以為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



一日有以報國。惟是賈餘慶兒狡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顏使啓北庭。拘予於沙漠。彼則賣國佞北。自謂使畢卽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而回。或謂唆都爲之地。伯顏得賄而免。堂曲意奉北。可鄙惡尤多。詩紀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旨出狂酋。中書盡出除元表。北渡黃河衣錦游。賈

寫出老懦畏怯景狀

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吳

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廬雜劇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劉

公子方張奉使旗。行行且尼復何爲。似聞傾盡黃金塢。辛苦平生只爲誰。

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爲情。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家

初修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舞人。誰遣附庸祈請使。要教索虜識忠臣。

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罪。只作幽州謫吏行。

使旃盡道有回期。獨陷羈臣去牧羝。中爾含沙渾小事。



白雲飛處楚天低。

卷之二

杜架閣

忠義勤王

一天台杜滄。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王室。當國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客逐之去。予果為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

伏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啼

鳥亂人意。落花銷客魂。東坡愛巢谷。頗恨晚登門。

公於駢體中能道此極着意語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攜手。行吟看白雲。

聞雞

自入北營。未嘗有雞唱。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與梅壑逃去。二更遣劉百戶二三十人。擁一舟來逼下船。遂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雞。塵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銅駝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時脫疾藜。

命裏



二月初十夜。爲劉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尚可告語也。賈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來。令命裏千戶梓予上船。凶醜嚇人。見者莫不流涕。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回回人也。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胄來。一日捉將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

### 留遠亭

賈風子劉顛子媚虜醜態

十一日宿處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佞。北惟疊疊笑。劉岳數奉以淫褻。爲

東坡云今之君子增減半年磨劫雖殺人亦爲之矣若此等人植于天性不須磨勘者

北所薄。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酋。專以爲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寢。據劉之交坐。諸酋又喚婦抱劉。以爲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顛。把酒逢迎酋虜笑。從頭罵坐數時賢。賈

落得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佞旃裘。當年鮑老不如此。留遠亭前大也羞。劉

###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悽愴。向使朝命不令人衛。嚴速予以



平符之人  
實愧斯民  
之直

死守不灰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臥舟中。舊吏三五人來。遺民間吾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十里。北似防我云。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 無錫

已未。予携弟璧赴廷對。嘗從長江入裏河。趨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駟之入北。感今懷古。悲不自勝。

### 自勝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

讀之心亦  
碎

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灰心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為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歿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掘溝塹。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死於水。

張全萬死  
莫贖



尹王次節

小人之使  
為國家如  
是

陳宜中實  
陰為之  
傳由表出

引用富平  
好水川之  
事甚切  
忠寬將瀝  
血地下

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頓軍。尹玉當之。曾

全胡遇謝雲曾玉先遁。走尹玉。死焉。張提軍隔岸不

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

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眾。張全并

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

馬委積田間。質明止有四人得歸。無一人降者。嗚呼。

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

遂關宗社。嗚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

敗將。竝從軍法。以張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

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後詣餘杭。發京師。姑取

曾全以徇眾。而噬臍多矣。過五木。吊戰場。為之流涕。

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債將也。昨隨許文德復

清河。兵已入城。張全鳴金散眾。許不敢以斬將自專。

解赴制闈。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誤。

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為降北。可歎恨云。

首赴勤王役。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

作招。寬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

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



廟與二子官承節郎。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團練濠州廟。贛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 常州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試問蒼天  
蒼也液

###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趨鎮江。俯仰感嘆。爲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雅。風雨濕雙扉。

### 渡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木在瓜洲。卽請十九日渡江。至則鮮腆倨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木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僕儼彼知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閱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日本爲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兒便道是僕儂。

吊戰場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冤。冤。丘。中。土。英。雄。糞。上。花。土。知。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糞上花三字奇絕慘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聞問舟。爲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

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逸驥思超乘。飛鷹志脫鞴。登樓望江上。日日數行艘。

思小村

劉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轅以南兮。我轅以北。去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極。蹇予馬兮。江臯式燕兮。以遊遨。念我平生兮。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忠言不聞兮。思君忸怩毫釐之差兮。天壤易位。馴不及舌兮。臍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故人懷哉。懷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遙止。魯連子兮。義不帝秦。負元德兮。

惘然



羽不名爲人。委骨草莽。今時。廼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  
丘爲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  
不歸。

### 沈頤家

予回京口。北人歎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頤家  
坐卧。北不意予爲逃計也。

孤舟霜月迥。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履痕。江  
山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 卷之三

####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日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滸。登舟  
泝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間者謝村幾去。至平江。  
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真州。杜架閣滸。與  
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真州人也。杜架閣與  
予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  
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七首。挾先着以俱。事不濟。自殺。杜  
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案判生死。

古人作事  
密而細



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架閣是深謀人其作為不可及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追思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効。以無舟而輟。前後毋慮十數。其不謀泄。真幸耳。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向十里。偶得一老校馬。引間道出三數巷。即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烟火連甍鐵甕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為將軍地。北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為謀。皆以遺其名姓可惜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為北管船。遂

江上翁河邊婦同此袂烈

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為宋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為。但求批帖。為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廉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椎心淚血流。漁父疑爲神物遣。相逢楊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卽謀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

喜甚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北不見疑。駟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此一給。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歎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成宵遁。哭歎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卽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顏情甚狎。是夜

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隊走。恐出門

大冗。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

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遁。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

問之。欲喚四隣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亟呼老兵

出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

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

而行。是舉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架閣機警。

故徂詐之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得逃

深謀

梅壑得人  
處稍遲遲  
殆矣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吼。灰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款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卽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予遂於河近得沈頤家坐臥。初北分遣諸酋監諸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狠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頤家。彼亦同卧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妙着

慘悽照人

羅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覷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一酋忽入沈頤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之。卽隨劉百戶出。

深心謀事  
計出萬全

強與之好。已而約爲兄弟。拉之飲于妓舍。杜強劉宿。

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

禁夜耳。掩送爾燈。掩送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後友。果如約。予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呵問。杜至人。



家漸盡處。卽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遁。

不時巡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

袖携七首學啣枚。橫渡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鼾睡正如雷。

###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携七首不忍。一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裹裳涉水。尋一二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羅看。

### 上江難

予旣登舟。意汧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連亘數十里。鳴榔唱更。氣燄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



云是何船。稍荅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夕船。夕者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潮退。閣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蓬。棹向前。七里江邊驚一喝。天教潮退閣巡船。

###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船稍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卽得順風送上。

江神相送

空中哨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直。中流半夜一帆風。

###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尚隔真州二十餘里。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沿岸拽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旣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追者至。人人搖槳渡滄浪。

### 上岸難



真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  
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一無關防。幸而  
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矜矜回首。惟恐有追騎之  
猝至。既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  
月朔云。

入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  
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見。語  
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即欵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  
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  
後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胸中。閉  
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歸。喜危哉。  
輕身漂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  
人間生死路茫茫。

真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  
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  
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



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覩天日至此。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竝緣北船。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烟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予逃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真州城內。賈餘慶在瓜洲。皆淮境也。



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駟去。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璧。東南那箇是男兒。

可痛

天下趙

予至真。苗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水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楊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此趙氏天下分解之兆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呈瑞字。爲言藝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予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與惜天使李公怯。



苗守忠謀  
若出素定

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  
來通兩淮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  
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  
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  
通泰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楊子橋。  
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擣  
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  
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卽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  
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  
旣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  
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  
會在此。卽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各以覆帖副之。  
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  
朶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  
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  
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  
旣遣書。盼盼馬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  
不枘鑿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  
相公同作軟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州。直下南徐侯自管。  
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決。  
只看元戎進退間。

### 出真州

李庭芝之  
疑亦是慮  
事一着然  
亦思文丞  
相為何如  
入

予既爲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真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  
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  
王都統至。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  
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  
有一丞相。差往真州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  
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  
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  
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真州。疑予爲北用。苗守貳於予  
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  
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  
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惟道使君無見解。



苗守是有  
心識人但  
壓于李制  
使耳

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比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

也

瓊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賴有使君知義者

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紆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

疑予為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為忠義而

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至淮天地

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

平生只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紆合復興為

國家辦大事乃不為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

南望端門淚雨流

真州宋祖發  
跡故號迎鑾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

住真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

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

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

旦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使遣人詐入揚州殆



不加細察  
至誤國大  
機李庭芝  
此節實有  
重罪論古  
者毋使逃  
過

無此理。看來只是吾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槩以爲奸細而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應無是。莫恐死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刀劍。夾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赴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迥。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爲之踟躕。心膂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包復等來。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寇反見讐。記取小西門外事。

公亦幸有  
天知爾



年年上巳哭江頭。

危哉若蹈  
虎尾沙於  
春水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齧刀於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色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更何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令送往淮西。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路道。海還闕。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麼人。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某等部送去。乃知苗守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而後爲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原野。誰復知之。

包胥秦庭  
之泣伍員  
昭關之逃  
險何有此



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百兩，遂行。

庭芝眼孔  
反愧自兵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司。行下有安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爲之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處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嘖嘖嘆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城裏勝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真州城下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

指某處

瓜洲也。又前某處，揚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啣枚。使所過北有數騎在焉，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烟樹光中楊子橋。夜靜啣枚莫輕語。  
草間惟恐有鷓鴣。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楊州。二十  
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楊州有  
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曰馬梁子。二十人者。  
但令隨馬梁子。卽至楊州西門。予一行如盲。悵悵然  
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真州送駿已回城。暗裏依隨馬梁行。一陣西州三十里。  
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楊州

予至楊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  
其槩。予夜行啣枚。至楊州西門。憊甚。有三十郎廟。僅  
存墻堵。屋無矣。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三鼓。風寒  
露濕。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郎行客忒琅璫。荒堦枕籍無人問。  
風露滿堂清夜長。

楊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  
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答。予等  
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卽眼生隨後。  
譙鼓寥寥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壕喝問無人應。



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凄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翁豈有甘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進退不可。

城上兜鍪按劍看。四郊胡騎遶團團。平生不解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大是

杜架閣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主伸報國之志。徒歎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玉京。

死于南丞  
相素心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不失爲歿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俘上去。不如制命歿揚州。



子胥江上  
婦文山賣  
柴夫皆天  
使之翼扶  
忠節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目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路傍邂逅賣柴人。爲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坳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違。髣髴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遽

所不可知者人

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攫去橐中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旣顛。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陷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饑火相煎疲欲絕。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滿山荒草。曉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登高者。見一隊人行。卽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死生於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頽垣上有白雲遮。

旣入土圍中。四山閒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雞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糴。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掃退蟻蝨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虱沉沉坐。遍覺人間白日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踞至午後。懼曰。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而西。於是追咎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苦矣。可知者天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



相窮途起  
黑雲可信  
彼蒼原有  
眼從來必  
不負忠貞

山色昏冥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似潮沂。  
黑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  
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卽無噍類矣。時  
門前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  
雨大作。騎只徑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闌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  
人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  
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  
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  
水。意謂可以得米菜。少救饑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  
獲。二人解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比受金得  
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  
胡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人  
城糴米。救性命云。不奈何。恐饑一日。城中衙捕後方  
開門。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



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予等饑窘失措。又以土圍中  
露天不可睡卧。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  
焉。

眼穿只候賣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糴米已無消息至。  
黃昏惆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携挺至。良久。三四人陸續  
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  
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  
冠者。一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  
且睡。是不可言。

既投古廟覓藜羹。三五樵夫不識名。童子似知予夢惡。  
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饑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凄然。  
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  
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使道往  
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  
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爲入城糴米買肉。以救兩  
日之饑。又顧馬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



夫夫往焉。時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携。使萌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所許。淮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爲裹糧。曉指高沙移處泊。司徒廟下買家庄。

###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圍中。臥近糞壤。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樵夫入城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顧馬趨高沙。行邊無鳥雀。臥處有腥臊。露打鬚。骨硬。風颭頰。頰高。流離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 揚州地分官

初五至晚。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醜。甚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微巡。咆哮按劍一何嗔。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

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樓咫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脫胡虜易  
脫中邦難  
先生遭蹇  
殊甚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子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設青罌。愚飯於救生寺。竈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踣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規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十八字。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僱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旦行霧中。不相辨。須臾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騎。遶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二刀。割其髻裸於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中。被獲。出所携黃金。賂邏者得免。予藏處距杜架閣不遠。北馬入林。過吾旁。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臥叢篠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



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篁以自蔽。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鮎魚坵。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策。黽勉趨去。僥倖萬一。倉皇匍匐。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逡巡行路。無可柰何。至日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僱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饑而卧。黎明過渡。而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不可前。而後夫曰。第一

讀之使我  
腸斷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濕。怒颺狂欲顛。流澌在鬚髮。塵沫滿橐鞬。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苦竹園。其葉青粲粲。倉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弦。遶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僊。猛虎驅群羊。鬼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濺。一隸縛上馬。無路脫



形容甚慘

糾纏一廝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伴與一校。幸不逢弋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往來度飛鞚。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蹙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須臾傳火攻。然睂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度平田。幽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腸火生咽。斷壘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爲我屋。白雲爲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旣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竄。不見道旁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飽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柰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爲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汙腥羶。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個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鵲聲從何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蹠足如移山。携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目輕且儼。自言同脫虜。波波口



易栢倦爲  
便安語更  
慘

言言忠孝

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爲鷹  
鷂。逡巡不得避。默默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  
竹箬當安車。六夫共頽肩。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栢倦。路  
人心爲惻。從者皆涕漣。星奔不可止。暮達城西阡。饑臥  
野人廬。藉草爲針氊。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  
無難。此難何迤邐。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  
嶽。皇風扇垓埏。中興奮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  
悔往不可湔。臣苦不如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人。髣  
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廛。首丘義皇皇。倚門  
望倦倦。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堧。北海轉萬折。南洋泝  
孤騫。周游大夫蠡。放浪大史遷。倘復游吾盤。終當研我  
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爲烈士。從容爲聖賢。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遄。

北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遣騎。截諸津。  
鮎魚壩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壩所。當  
一網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  
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初二竹  
林裏。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今玉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爲轎。見者憐之。又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汗。人皆知其爲遇北。不復以奸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於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 發高沙

曉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爲指荒烟岸。南北今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莽爲丘墟。自出高沙。清湖高郵水。與

灣頭通下海陵人射陽過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一城子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太行南北燕山外。多少遊魂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爲心摧。海陵棹子長狼顧。



水有船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聞然。棹人心恙。長恐灣頭有人出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施拆。整施良久。危哉險哉。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寨。統制官稽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驥。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余至泰州。

### 稽莊卽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 泰州

余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間真畏途也。

羈臣家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鵲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葦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鼯鬼嘯呼。王陽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興骨。神明爲國扶。

### 旅懷

北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客。膽買菰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念。只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

不翅周公  
伊威鹿場  
之句

###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余厚。余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余也。

白頭北使駕雙羈。沙濶天長淚曉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南北地行僊。

### 貴卿

貴卿與余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隣。平生交遊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游。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親君年長。相看比惠州。惠州余弟

壁也



憶太夫人

一腔忠孝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  
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

卽事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雞可聽。新有虱堪捫。白  
髮應多長。蒼頭少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劉琨王猛  
志業無可  
奈何矣

紀閑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  
仰經行處。死生談笑間。近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閑。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  
叫苦時時數十聲。

卽事

船隻時間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奈無山。出  
路相傳險。行囊愈覺慳。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  
會通州六校。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  
十一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  
前途吉凶未可知也。

倍極孤慘  
之致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卽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爲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奈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人未應僥倖多。

若非神物  
扶忠直難  
道偶然又  
偶然

如臯

如臯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爲宰。率其民結道路。余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爲之驚。噤。

雄狐假虎之林臯。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窻春夢送輕舠。

聞謀

余既不爲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謀者云。鎮江府走了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悚然。爲賦此。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噴。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

天植義性

又失一件  
倉皇中歛  
殯周旋如

金應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下流。去年從余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將。贛州駐劄。及余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駐劄。余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蓋委身以從此生。休戚俱為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絕。余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為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傷哉。為賦二詩。焚其墓前。

說透家常  
酸辛慘切  
語

我為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賊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傾。明朝吾渡海。汝魄在它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不汝忘。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去。



始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贖。  
漁父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綈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  
傾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烟霧去。  
扶桑影裏看金輪。

###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  
而通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台州  
三薑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  
回。張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余適  
來。楊守遂以此舟送余。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薑船  
而無張少保一舟。余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薑船。余  
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邂逅。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  
莫是神明遣汝否。

### 發通州

余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  
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



班廣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余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當年不死方。

### 石港

王陽真畏道。李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萬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鹽花。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 卽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卽之。魚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濺青沙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人趨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楊子江中渚沙爲北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遼繞數千里云。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蜃起樓臺處。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爲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卽爲魚矣。危乎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烟。見郎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聞欸乃是漁船。



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 楊子江

自通州至楊子江口。兩潮可到。爲避渚沙。及許浦顧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楊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楊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困模糊處。一似醉中騎馬飛。

### 蘇州洋

一葉漂搖楊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頭寶劍裝。

### 過楊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楊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卽鹹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岷山看發源。

###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艤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旣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見於此詩。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 夜潮

雨惡風穉。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丹心苦。夢裏一聲何處鴻。

### 亂礁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青翠萬疊。如畫圖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旁者。如岸上

公性馳山  
水雖顛沛  
不能忘情

記

山叢山實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絕。中爲之心。廣目明。是行爲不虛云。

海山仙子國。邂逅寄孤蓬。萬象畫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春浪軟。礁激暮潮雄。雲氣東南密。龍騰上碧空。

###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梢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搖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劍戟。



同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  
鴈蕩雙峯片雲隔。明朝躡屩作清游。

###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永德  
之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漪。爲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窓戶翠玲瓏。硯裏雲壇月。席間淇水風。清  
聲隨地到。直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 過黃巖

予至淮卽變姓名。及天台境。哲齋張爲予覓綠漪詩。  
予旣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寄二十字。

變姓名爲  
劉洙

魏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洙。

### 至溫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  
楊子江心月照誰。祗謂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  
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扁春仗衣冠。鎖月遊傷  
心。今北府遺恨古東洲。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游海  
角雲爲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常州



和自山

去年余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余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龍背夾紅日。鴈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為數酋擒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辨驗。然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為余言。

癡酉日角

巧思快語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罝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余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說前生。夜闌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余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於今再見。仲春下澣。追感墮淚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讐誰共。雪舊夢不堪圓。遺恨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還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撓榱桷折。木顛植榦悴。大者懷端憂。焦頭求室燬。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齒如擲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卽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崆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頻。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宵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祖述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蘇武忠節圖

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謝村去平江欲逃。

奇闕絕似  
于美

致命遂志  
黃冠何來



曙

此時此處  
天作之合

遇此圖不  
適遇意中  
人說意中  
事快快

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  
 濟萬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  
 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  
 自效。於是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至。告以余  
 在鎮江走脫。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苗守遂見。語  
 國事移時。感慨流涕。即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  
 也。引至直司。搜身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  
 閑嚴密如此。向使一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  
 茫茫。何所歸宿。噫。其危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漢蘇  
 武忠節圖。求余說。蘇武妻寡。浩氣憤發。使人慷慨  
 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賦三詩。書於卷後。時丙  
 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於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  
 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  
 生平愛覽忠臣傳。不為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真已向生前定。  
 老節須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愛。  
 甘心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否。

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  
 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



縱。饒。夜。久。胡。塵。黑。百。煉。丹。心。涅。不。淄。

曹聖  
孫

自。身。無。事。後。家。然。士。與。心。

宮。殿。中  
張。北。圖

忽。辨。忠。圖。跡。蕙。華。東。風。吹。氣。散。天。氣。蕪。喚。更。存。藉。者。也。

于。三。月。二。日。由。文。天。斬。特。筆。於。青。巖。堂。之。寓。舍。

熾。然。有。去。國。思。君。之。念。矣。後。期。三。結。書。於。卷。終。拜。兩。





鮑卷三